

私淑老师兼启蒙老师

刘绪贻

在学术上，我是长期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熏陶而成长起来的。直到四十年代后期，我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肤浅地知道一些名词和概念，如剩余价值、雇佣劳动等等；至于深一层的内容则几乎是一无所知。1947年末从美国回到珞珈山，这时自己微弱地怀有心向共产党、迎接解放的思想倾向，但经济学术思想体系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。

原来我在哈佛大学时，有一位研究统计、数学根基很好的姓蒋的好友，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，同一事象（如利息、利润等等）有各色各样的学说去加以解释，感到怀疑。他用数理科学为类比，认为对于一个事象的解释，不可能众说纷纭都是对的，应该只有一种解说是正确的。我对他这种看法颇具同感，希望自己日后有朝一日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正确的经济学。

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，我开始有认真阅读马克思经济学的要求，希望了解其深一层的内容。1948年下半年，我找到了李达教授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两部讲义：《社会学大纲》和《经济学大纲》。我把这两部书从头到尾，读得相当用心。从此，我对社会的经济结构、劳动价值论、剩余价值学说等等，开始有一些了解。这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课——发蒙的一课。这样，李达教授成了我这个领域的发蒙老师。同时，我虽然没有缘份听过他的课，但衷心尊敬他，以私淑弟子自居，奉他为私淑老师。

解放后，我先后任教政治经济学和《资本论》选读等课，一边学，一边教，逐渐进行学术思想的改造和转变。把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同自己过去所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

那套庸俗说教相对比，逐渐辨明真伪，终于找到了、并且确信了多年来希望找到的那种正确的经济学。这同李达教授这两部著作对我的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。李达教授一生的重要业绩之一，是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等科学真理，我就是一个受益者兼见证人。他含冤逝世多年了，至今我仍然深深地感激他，敬重他，怀念他。

《社会学大纲》给予我的启示和鼓舞

刘绪贻

一九四七年九月起，我应聘到武汉大学讲授社会学。根据当时形势，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大学教师，完全有责任给学生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，尽可能引导他们按照人民利益的需要走上正途。但是，在当时白色恐怖极其严重、马列著作无从找到而且即使找到也不能公开、自己这方面知识又很差的情形下，介绍马克思主义知识，真是谈何容易！不过，我总是在想办法、等机会。

大约是一九四八年上半年，有一天，我到汉口车站路一家旧书店去看书，发现一部李达同志著的《社会学大纲》。翻开阅读一阵，不禁喜出望外。原来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一部书。书面上

虽然题作《社会学大纲》，而内容则是历史唯物主义。李达同志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！因为列宁同志说过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；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《社会学大纲》，是名符其实。不过，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学术界一般说并没有这种知识，他们只知道从欧美引进的社会学，这种社会学无害、甚至有利于国民党的统治，所以书名叫